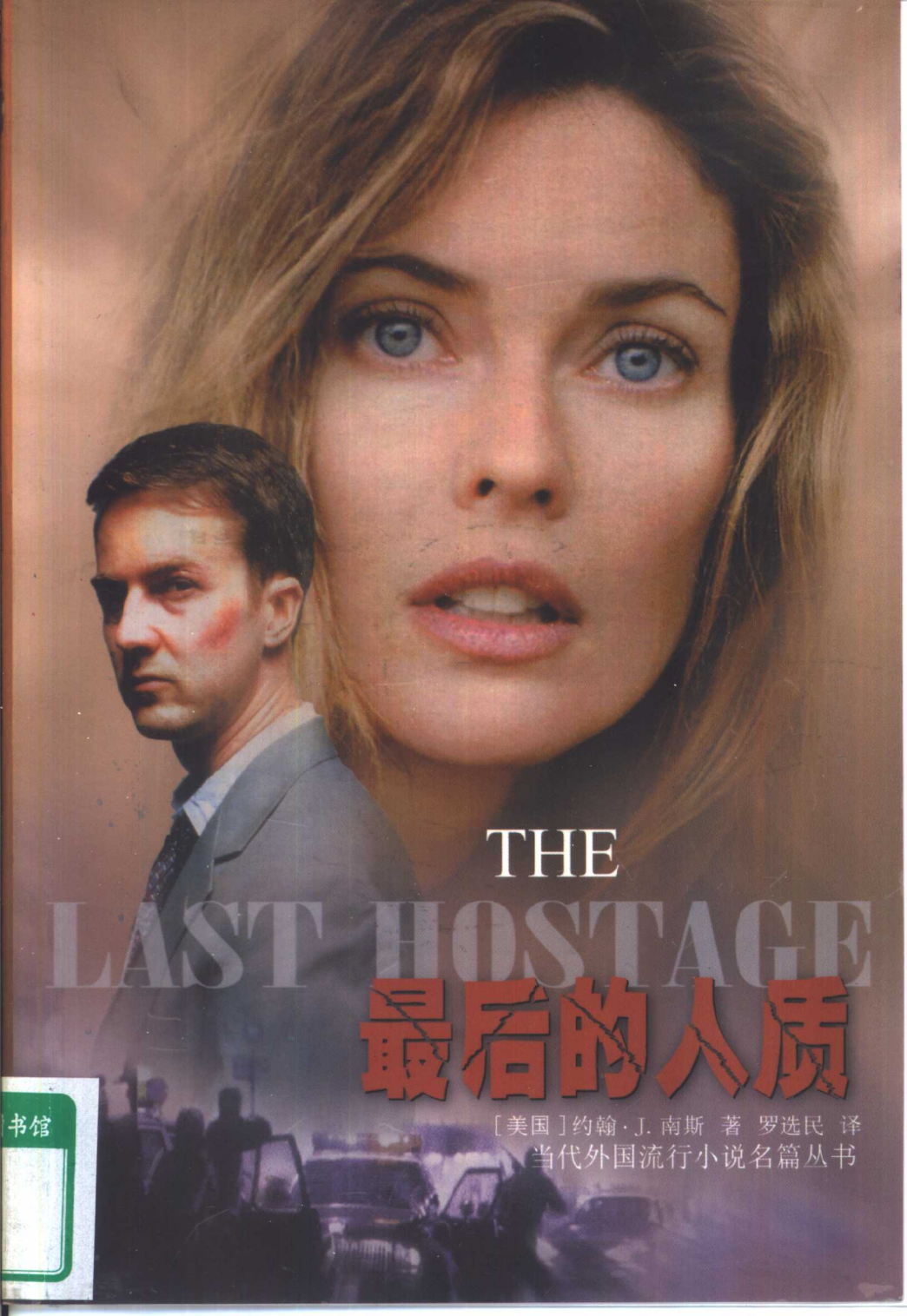




THE
LAST HOSTAGE
最后的人质

[美国] 约翰·J. 南斯 著 罗选民 译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I712.4
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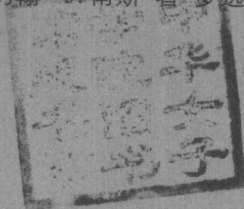


109553

最后的人质

THE LAST HOSTAGE

[美国] 约翰·J·南斯 著 罗选民 译



女子学院 01163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人质 / (美) 南斯 (Nance, J. J.) 著; 罗选民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11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The Last Hostage

ISBN 7-80657-051-9

I. 最… ①南… ②罗…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228 号

Copyright © 1998 by John J. Nanc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ubleday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043号

书 名 最后的人质

作 者 [美国]约翰·J. 南斯

译 者 罗选民

责任编辑 周健

原文出版 Doubleday,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插 页 2

字 数 324 千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51-9/I·047

定 价 17.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部够水准的通俗小说 ——读约翰·J. 南斯的新作《最后的人质》

罗选民

《最后的人质》是美国作家约翰·J. 南斯在1998年出版的新作。在这部小说中，一架载有130名乘客的波音737客机被劫持，劫机者身份不明，机长也被其控制，劫机者提出的条件是：联邦和州政府的官员必须搜寻、逮捕并审判杀害一位少女的凶手，而且一切都得在8小时内完成，否则，客机就将在空中爆炸。机上何时闯入了劫机者？劫机者是谁？机长是不是同谋？机上机下，疑虑重重。美国联邦调查局就近派出了人质谈判专家，年轻的女特工凯瑟琳·布朗斯基。女特工用了一架私人商务飞机尾随低空飞行的波音737。后来，她发现，劫机者不是别人，而是被杀害的少女梅林达的父亲，而且在他的人质中有一位是美国司法部长的候选人。为了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她趁飞机在偏远的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机场加燃料时，勇敢地登上被劫持的飞机，成了一名入质。因为，要想保护飞机和被劫持的乘客，就必须弄清谁是那位杀害11岁小女孩梅林达的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她必须在引爆时间到来之前结束一切。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惊险曲折，悬念不断。在扑朔迷离当中，唯一十分清楚的却是，布朗斯基这位能将空桥90次航班安稳着陆、让人质安然脱险的女特工可能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劫机者手中的引爆器定时爆炸，最后的人质亦即真相必将永不能见到天日。

故事发生的时间不长，一共只有8小时，空间也不大，基本是

在波音 737 机内展开。然而,读着读着,我们会发现在眼前展开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飞机就是一个人生的舞台,正义与邪恶,生与死,爱与恨,正直善良与阴险毒辣都交织在一起。读罢,让人对真善美有更深的感悟。

约翰·南斯是畅销小说《潘多拉的时钟》和《美杜莎的孩子》的作者,美国 ABC 电视新闻网的航空分析记者和《美国早安》的航空节目编辑。他还是有执照的律师,美国空军预备驾驶员,闻名全美的职业发言人。由于他曾是美国一艘航空母舰的空军上尉,他笔下的劫机与驾驶飞机的特技描写高度逼真。

战后的美国文坛呈现出五彩缤纷、波诡云谲的通俗小说景观,让人目不暇接,从视觉到心灵得到各种满足。但久而久之,人们就不再为其打斗性、惊险性、多样化和表层化的现象描述而感到满足。人们希望在打斗情节和惊险动作之后有更深层的东西,一种更富文化意义的内涵和对社会的反思。

我过去不太爱读通俗小说,因为我觉得它缺乏韵味,缺少启迪性,更谈不上有一种道德的使命感。总觉得,这些小说写出来,是为了能让人们在紧张的生活中得到松弛和愉悦,仅此而已。但读完《最后的人质》后,我改变了自己对(够水准的)通俗小说的看法,这不是因该故事的逼真和语言的可读性而致,而是因为这种通俗小说具备了“高雅”小说的种种优点:精巧的艺术构思,严密的写作技巧,崇高的道德水准以及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有关劫机和赛车等方面的小说不胜枚举,这已成为西方打斗侦探片中司空见惯的东西。所以,这类小说写得不好,很容易落入窠臼。而对南斯来说却不然,他写劫机是因为他曾当过驾驶员,而且是很出色的驾驶员,这一经验使他得心应手地进行艺术构思,正如当水手的经验让马克·吐温能淋漓尽致地描绘密西西比河上的小船和小船上的黑奴吉姆与哈克贝利·芬的历险一样。

在情节的处理上,《最后的人质》就不同凡响。机长劫机,却声

称被人挟制,这使得犯罪更具隐蔽性和复杂性。在第十章以前,劫机者是谁是一个谜,人们的恐慌之中不免带上几分神秘。当劫机者的身份得到证明后,谁是践踏残害少女梅林达的凶手这一问题又是一波三折。故事一开始,劫机者就提出释放人质的条件:逮捕和审判杀害少女梅林达的凶手布拉德利,联邦检察官博斯蒂奇必须承认自己在法庭上作了伪证。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就在布拉德利被捕、博斯蒂奇承认作伪证前,故事也接近尾声时,女特工布朗斯基通过现代的电脑技术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这两者后面,隐藏了一个更为凶狠、狡猾的元凶,此人就是总统的好友,盐湖城的巨富比尔·诺思。诺思在芝加哥开了一家地下黄色影带制作室,而布拉德利在强迫少女梅林达拍摄儿童淫秽色情片遭拒绝后,便将其绑架幽禁。当失踪少女的照片在媒介广泛流传,引起极大公愤时,布拉德利向诺思求救,他误以为自己已将梅林达虐待致死,便惊慌逃离。诺思来后,为了销毁罪证竟惨无人性地将少女活埋,并通过因特网将两幅被绑架少女的照片移入布拉德利和博斯蒂奇的个人电脑,转移了侦探办案的视线,竟连谙熟法律、见多识广的联邦检察官也蒙在鼓里。故事情节如层层剥笋,最后才真相大白。由此可见,该小说的艺术构思是精巧而独特的。

《最后的人质》的写作技巧也十分严密。尽管事件错综复杂,时序交错,但整个文章结构环环相扣,首尾相应。每一章开头,或每一个视点的转移,都以时间与地点作为标题或引子,有时一章与一章之间时差仅仅几分钟,然而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人的心灵和精神上却可能经历极大的悲痛或无比的兴奋。这不仅便于读者阅读和记忆,同时赋予了读者时空的意识,增强了情节的紧迫性,渲染了紧张的气氛。然而,这种时间与地点的转换却不是绝对的,人物的回忆与推理又让故事发展纵横交错,过去与将来互为前提。人物的心理活动或喃喃自语均以不同的字体区分,它与打引号的说话形成了层次感和立体感。前者是隐现的,而后者却是凸现的。

即使是说话,也可能有所不同。如乘务长对乘客的广播讲话便另换字体,并且整段话都内缩两格,这与正常的对话有所区别。作者还充分运用了现代印刷技术来提高写作技巧。如在对话中,说话人常常话中有话,有时一些词句需要引起重视,就以其他字体加以突出。这样,整个作品犹如一幅油画,你能明显找出其焦点透视之处,以及在顶光之后逐渐暗淡的背景。如下面一节描写:

安妮特全神贯注地看着舷窗外飞驰而过的山脉。她走到头等舱那位受惊的女人旁边,弯腰向窗外望去,只见高高的山脊迎面而来。他们正朝它撞去。

博斯蒂奇仍在打电话,请接线员接通联邦调查局。他口齿不清,声音颤抖。

来不及了!现在地面上谁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离山脊太近了!

安妮特靠窗坐在那女人身边,看着玻璃外扑面而来的山脊,异样地平静下来。这时,那女人抬起头,右手摸索到安妮特的手,紧紧抓住。安妮特也抓住了她的手,一心想着与她一道离开人间。

在上例第一二自然段中,安妮特与博斯蒂奇的表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第三自然段是安妮特的思想活动,最后一段则是前一话语所引出的言后行为。

当然,《最后的人质》毫无疑问地继承了通俗小说常有的特技描写和惊险镜头,但这些描写不是孤立的,而是为了小说的主题而设计的。它们常常令读者为之紧张,感到刺激,即使是一个细微的描写也可能让读者产生一种不同的阅读感受。在小说中,为了迫使博斯蒂奇招供自己作了伪证和摆脱联邦特工的追击,沃尔夫机长驾机从峡谷之中飞过,窗外是一座座巨大的山峰,峭壁上的岩石纹理历历可见,近得似乎可以用手触摸。乘客心弦绷紧,一旦撞

机,无一人能幸免,因此,机舱内一阵骚乱。一群患有恐飞症的乘客的表情更是有趣——他们的眼睛像一群受了惊吓的猫头鹰的眼睛一般熠熠发光,个个盯着乘务长。当飞机降至树梢上空处,沿峡谷的公路上方飞行时,连在公路上驱车的卡车司机也为之吃惊。作者善于从面临生与死的关键时刻巧妙捕捉人们不同的感受,通过客舱中不同人的不同表现,让读者去体验患难中的真情,去体验生活中的悲与哀,苦与乐。

最令我欣赏的是这部小说所具有的崇高的道德标准。机长劫机,这显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如果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那么,所有航空公司的信誉就会荡然无存。然而,在这部小说中,机长劫机不仅后来被他的乘客(人质)所接受,而且也被读者所接受。他采取的行动是违法的,是不可饶恕的,可他是不可为而为之。当机长决定做这件事时,他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法律的公正,来保证广大无辜的少女不再受虐害。机长并非心狠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心地极其善良、富有爱心的人,他的善良和仁爱使得他在机会到来时却无力扣动复仇的扳机。在将罪犯绳之以法后,他主动承认自己有罪。正因为在他内心深处有着崇高的道德水准,他的行为才得到了被劫持的乘客的原谅和同情。他们写信要求法庭宽恕机长,尽管他们并不放弃对空桥航空公司提出起诉和要求赔偿。

值得赞扬的还有女特工布朗斯基。为了拯救人质,她不顾个人安危,登上飞机,因为这是能解决问题的最可靠的办法。遗憾的是,她的行为并不被上司赞同,而被视为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举动,是为了出风头。为此,她在办案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甚至被取消了作为人质谈判专家的资格。但她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为了正义,为了抢救人质,她自己登上被劫持的飞机。她临危不惧,周旋于机长和联邦检察官之间,从理性上和技术上帮助机长分析问题,通过调查分析,使真相大白,最终感化了机长。飞机安稳

着陆，人质也得到释放。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要求她今后要恪守原则与纪律的同时，也不得不说“我必须承认你的功绩，你挽救了机上所有乘客的生命，你凭着灵敏的直觉，超人的智慧，过硬的技术和出众的判断力，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侦破了一桩重大谋杀案。不管是喜还是忧，不管我对此事的感觉如何，总之，你在公众面前展示了现代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美好形象，你为我们赢得了荣誉——尽管这也激怒了你的一些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评价恰恰是对美国社会丑恶和黑暗面的鞭挞。法官在休庭后对机长的一席话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机长，广大公民请求我们对你宽大处理，你的同胞们给予了你又一次机会，为了你的女儿，你得好好地活着，别自暴自弃，争取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外面有一个病态的社会，有许多病态的人，需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的帮助。”

约翰·南斯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的小说将侦探技巧、心理分析与电脑技术等现代科技熔为一炉，以细腻的写作风格，对社会的制度与准则进行思考与批判。他不仅仅叙述一个故事或告诉人们一个事实。他将自己的笔锋化为一把把利刃，揭露了华丽外表下的丑恶、虚伪、荒谬的本质。他的批判是大胆的，辛辣的，毫不留情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具有严肃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它对我们了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是不无裨益的。

序 幕

科罗拉多科林斯堡附近,夜 11 点 43 分。

布拉德利·卢明乱发蓬松的头缓缓进入威力巨大的来复枪瞄准器里,叉丝稳稳地瞄上了他的左眼。

端着温彻斯特 30.06 步枪的黑影小心翼翼地装上一发子弹,拨开安全栓。他深深地吸了口气,食指慢慢靠拢扳机。他已在约 30 英尺远的一片荆棘丛生的矮树林中隐匿多时,耐心静候那摇摇欲坠的拖车式活动房屋的主人一屁股坐在那老掉牙的电脑前。每天夜里,卢明的生活习惯总是一样的,不过这次回来得却比平时晚些。

瞄准器里的人影移动了,这个大块头拨弄着身上穿得发黄的内衣,在身上搔挠着,然后倾身向前,再次出现在叉丝之中。

布拉德利·卢明,让我宣判你的死刑吧。

倏地,射手周身扫过一阵寒栗,于是,他松弛手指,把目光从瞄准器前移开片刻,努力镇定自己。他全身裹在黑色滑雪面罩、深色的外套和裤子里,上弦月的月光照出了一双愤怒的眼睛。

远处,他能听见往来于夏延和丹佛两地间的车辆来来回回地沿着州际公路川流不息地呼啸而过,那儿距卢明租的这块荒地有 5 英里远,而卢明是从康涅狄格州突然落难于此的。在附近的科林斯堡小城那边,警察局又因一起突发事件而做出迅速反应,枪手因此听见电气警报器的阵阵尖鸣。

他深吸口气,再次把 30.06 步枪平举眼前,用树杈支稳,把叉丝重移至瞄准卢明的脑袋左侧不动。他食指轻抚扳机,寻找着合适的位置,而后郑重其事地扣住。当他再次瞄准目标,开始扣紧扳机时,紧贴在冰冷的钢制扳机上的指肚感觉到了弹簧由里往外发出的一股阻力。

第 一 章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国际机场 8 号登机口,空桥航空公司 90 次航班上,上午 9 点 26 分。

机长迟迟未到。

安妮特·巴克斯特,空桥航空公司飞往菲尼克斯的 90 次航班的乘务长,把齐肩的红发往后一甩,仔细查看了一下她的手表,转身走向驾驶舱。她能看见副驾驶一边浏览着起飞前的程序,一边用左手调试着舱顶控制板上的仪器,但也看到左边机长的驾驶座仍然是空荡荡的。

空桥航空公司虽小,但每隔一段航程似乎总有一对新的驾驶员同坐在前边。安妮特略略驻足,闭上双眼,努力回想副驾驶的姓名。他年龄还不足二十五六,但他已是空桥航空公司有两年飞龄的老飞行员了。他棕色的头发,摆出那样一副绅士风度似乎太造作了。尽管如此,他在登机时还是同她握了手,以极正式的礼节问候了她,令她不得不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

戴维!戴维·盖茨,和那个音乐家的名字一样。她莞尔一笑,真正的戴维·盖茨差不多跟她是同代人,甚至很可能现已为人祖父。而右座的这个人却不过是一个孩子。她探身进小小的驾驶舱内,指着机长的空位。

“戴维,今天谁是我们的机长?他是计划在起飞前入伙还是打算到菲尼克斯再跟我们碰面?”

年轻的副驾驶转过头来，满脸惊愕自卫的神色，于是她伸出手，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

“我只不过开个玩笑而已！我这个人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不过你会习惯的！”

“我肯定他已经在路上了。”盖茨答道，显然十分谨慎，“我在指挥部还看见他了。”

“哦，好！我只是担心他可能会遇上堵车或更糟的事。”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提醒自己举止不要太母性化。她不愿把自己想成是他母亲辈的人。“我并不是惊慌失措，我完全清楚离误点及作为直接后果的本航线的破产还剩下 20 或 30 秒钟。”

右座上的人怯生生地微笑了一下。

“那么，今天谁是我们的最高指挥官呢？”她把头发轻轻地一甩，身子又向前倾了倾。

“沃尔夫机长。”

她不觉顿了顿。“肯·沃尔夫吗？”

“是的……你认识肯吗？”他问。

她点点头，目光凝视着副驾驶一侧的舷窗外。“我们一道飞过很多次，你呢？”

“有好几次。”盖茨点点头。他仔细打量着她，但没有再说些什么。

安妮特朝他望着，站直了身子，浅浅一笑。“好吧，要是肯溜进机舱时没让我看见，就告诉他我一会儿就过来。还可以跟他说我们有位法律界的名流坐在机上的头等舱里，然后，在后面，还有位衣冠楚楚的‘迈基’，他痛恨一切，我料想他会惹事生非。”

“需要我到后面去跟他谈谈吗？”

她摇摇头，想像着这位身高 5 英尺 9 英寸、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副驾驶向那位坐在 6C 的倚老卖老、挑肥捡瘦、自命不凡而又傲气

十足的家伙宣读“取缔闹事法”^①的情景,尽力不让自己笑出来。

“不,没那么糟。我可以用鞭子和电椅来对付他。我只是需要向机长介绍一下情况。”

“谁是那位名流呢?”副驾驶问道。

“这是个意外,等会儿我会给你们俩一块儿介绍情况的。”

“什么意外?”一个浑厚的男声在她左耳边响起。安妮特转身看到肯·沃尔夫正站在驾驶舱门口。

“肯!见到你太高兴了,我正要……”

当发觉自己正堵住去路时,她向副驾驶做了个手势道:“这样吧……我先退回走道里。”

“你们刚才不是在说什么意外吗?”

“你先安顿好吧,我会告诉你的。”

肯一面微笑点头,一面走进驾驶舱。他把自己的航空包放在机长坐椅的左边,回身与副驾驶握手问候,然后坐了下来。

肯·沃尔夫的思路完全转到航空公司的机长身份上来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安排航班飞行的任务中。他以训练有素的目光把驾驶舱环视一周。副驾驶和乘务长的简短工作汇报,驾驶舱的调试,日常的文书工作,这种例行公事颇令人感到安慰。甚至连安妮特报告说二等舱里坐着位心存不满的生意人一事,也有一丝令人欣慰的味道——一种一切正常的表象。

“需要我到后面去跟那人谈谈吗?”肯问道。

“这事戴维也提过。”她答道,大拇指翘起指向副驾驶,“不需要。但有些事向我表明,我们那久遭不幸的乘客,要是一天不碰得个满鼻子灰,就会觉得心里不安。他想吃套餐,而不是花生米,他讨厌喝机上的咖啡,不喜欢座位给他的‘感觉’。我叫他关掉手机,

^① 取缔闹事法:最早在英国1715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规定12人以上非法集会扰乱治安者,经宣读此法1小时内即须解散,否则科以重刑。在美国亦实施此法。

他生气了。航班要起飞,我不让他把手提箱放在脚边,他便忿忿不已。”

“哦,就这些吗?”肯应道,勉强笑了笑,“知道那个混蛋是谁吗?”

她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叫布伦海姆。这古怪的家伙在西雅图开了一家加拿大落基山巴士观光公司。他是某种旅行代理商,因为我们没有让他免费坐头等舱,就大动肝火。不过,让我们感到平衡的是,我们的头等舱里坐了位法律界的大腕,一位真正的绅士,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

机长看上去迷惑不解。“对不起……你说的这人是谁?”

“这——个——嘛,”安妮特拖长了音,并把此人的名片像胜利纪念品似的递给机长。

肯望着她微微一笑,然后低头,目光落在名片左上角饰着一方镀金印章的地方,它是美国司法部的标识。他把目光移到名片当中的一行清晰的黑色印刷字体上。他眨了一下眼睛,又看了看。

“鲁道夫·博斯蒂奇。”

“本周早些时候我看过报道,”安妮特说,“说他是美国司法部长竞争中的领先者。据推测总统将在本周把对他的提名上交国会。”

她打量了机长几秒钟,对他的沉默不语感到困惑。“你没事吧?”

沃尔夫的脸上血色全无,捏着名片的手在微微颤抖。安妮特听到他喉咙中一阵哽咽和费力吞咽的声音。

“我没事,安妮特。只是喉咙里有点痒。”他用一种不自然的单调语气说,接着又突然回头看着她,改口道:“博斯蒂奇先生……在哪儿?”他似笑非笑,两眼茫然纷乱。

“他的座位在 1-A,肯。要我传话什么的吗?”

“不!”沃尔夫反应激烈,把名片迅速递回,仿佛它是一只毒蜘蛛

蛛,并用力摇着头道:“不,请不要。”

她刚开口想说点别的事,但又惊骇不已地退到了驾驶舱门外,因为这时肯突然解开安全带,朝她猛冲过来,手迅速地指了一下就位于驾驶舱后面的前舱卫生间,紧闭的双唇间挤出一句问话:“里面有人吗?”

安妮特迷惑地看了一下卫生间的门。“没人。”她好不容易说道。可是,他已经与她擦身而过,迅速进了卫生间。他的面色苍白。

她听见门锁落栓,随即是一阵呕吐声。

第二章

空桥航空公司 90 次航班上,上午 9 点 44 分。

737 航班晚点起飞,随着副驾驶戴维·盖茨发出“襟翼升起”的指令,大功率的 737 客机爬升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上空 1000 英尺高处,朝南飞去,翱翔在一片蔚蓝的万里晴空上,在其右边是巍峨壮观的派克斯峰。

这是戴维飞行的一段航程。尽管脑海里仍在思考机长先前究竟在那门后干什么,他还是万分珍惜这次驾驶波音的良机,陶醉在对她的美好感觉中。

“明白,襟翼升起。”肯·沃尔夫重复着指令,“设定飞行速度每小时 210 英里。水平飞行。”

即使他现在说话的声音仍有些异常,还不能说毫无心事,但他已经集中精神镇定自如了,不像数分钟前那样听起来神不守舍,心不在焉。

为什么?难道是因为航班上那位全美知名的大人物吗?

盖茨脑海里就是无法摆脱机长为何突然疾步去卫生间的事情。虽然已经过了航班起飞的时间,机长仍待在里面。于是,戴维起身离开座位,在卫生间外敲门,问是否一切正常。里面传出机长痛苦的声音叫人放心不下。那不像说话声——更像是巨痛的哀叫。正当戴维准备向公司汇报,航班因机长突然发病需更换机组人员时,卫生间的门突然打开,肯·沃尔夫出现了。他看上去超乎